热点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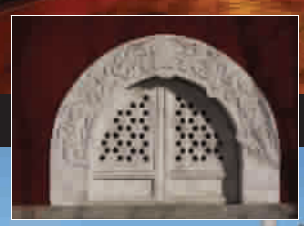
2015(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博览会刚刚在上海展览中心闭幕不久，作为我国首个国际建筑遗产保护博览会，它的诞生意味着建筑遗产保护在我国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而最近，一位比利时人在北京修复智珠寺的故事，正切合了首届“遗产保护”博览会的主题：“砖石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教给我们的好多“修旧如旧”的新知识。随着土司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我国各地对古建筑的关注热情越发高涨，但究竟怎样对待古建筑，怎样更新我们的城市？

“复活”断垣残壁之美

——城市更新中建筑遗产“旧”出新时尚

◆ 程国政

■ 智珠寺夜晚的灯光（IC）



■ 智珠寺的门（IC）

■ 京城沙滩胡同里的嵩祝寺与智珠寺为明代番经厂和汉经厂遗址，清代为蒙古活佛章嘉胡图克图的宗教活动场所（IC）

■ 智珠寺小品，它们手里拿的是灯管（IC）

■ 寺规模宏大，格局完整，分三路，中路前后共五层殿：山门殿、天王殿、无量殿、大雄宝殿和后殿（IC）

2007年的一天，一位在华工作的比利时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胡同里瞎转，他在一片民房里发现了破败已久的智珠寺，“断垣残壁在夕阳的余晖里，散发着一种动人心魄的绝望之美”，这个比利时人的名字叫温守诺(Juan van Wassenhove)，那一刻他决心复活这座古庙。

智珠寺有着辉煌的前世。智珠寺坐北朝南，从山门殿至后殿共五层殿宇。山门外有大门及红围墙。山门三间，大式硬山筒瓦大脊，门楣有石额“敕建智珠寺”。雕梁画栋、重檐攒尖是这座皇家寺庙的本来特色。

这片古雅的建筑群保留了600多年的历史记忆。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伴随着皇宫的修建，朱棣选址宫殿东北角和景山东沿创建皇家御用印经厂，印刻汉文和梵文经文典籍。巅峰时，曾有60至80位秀才与大约860名僧人共同在印经厂内工作。

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奏请命名嵩祝寺”。北京的原御用印经厂被选为建造三座重要寺庙的地址，这三座寺庙自东向西排成一线，分别为智珠寺、法渊寺和嵩祝寺，形成了一组较大规模的佛教寺院群。“智珠寺”三字为乾隆题写。康乾盛世之时，智珠寺和相邻的嵩祝寺、法源寺，成为北京城内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圣地，地位曾在雍和宫之上。

1949年后，北京的3000座寺庙大多转变为民用，智珠寺也一样。1950年代，嵩祝寺及智珠寺、法渊寺停止宗教活动，嵩祝寺成了北京市盲人橡胶厂的厂房，之后嵩祝寺的天王殿、钟鼓楼被拆除，建成了生产车间，法渊寺全部被拆，建成了组装车间。1991年，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同牡丹集团合并，三大寺被牡丹集团的下属单位开发为“牡丹园公寓”，但该地产变成高层烂尾楼，致使嵩祝寺的现存建筑长期处于阴影之下。如今，嵩祝寺的中路南侧及东路南侧建筑均无存，中路主要建筑仅余正殿、宝座殿、藏经楼。

三大寺虽不伶仃却飘零，直到比利时人发现了它残破凄清的美。

在温守诺的保护下，2011年，智珠寺修缮阶段性竣工并通过北京市文物局验收。2012年，该寺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物保护工程年度范例奖。联合国的颁奖评语说：“修缮前，院内古建破败不堪，湮没在与其格格不入的新建筑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由私人部门发起的浩大工程始终坚持尊重古建本身各方面的历史价值与建筑成就。参与其中的工匠和画师以其专业技能高质量地完成了对180块木制彩绘天花板的修复工作。”

如今，已经变为商业文化建筑的智珠寺引得驴友纷纷前来。“在这里，历史是触手可及的存在：一扇难以承担挡风遮雨功能的木门，说不定就诞生于600年前；脚下一块裂开的灰砖，可能就是乾隆年间留下的；数百年前的梵文画板与标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共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招待所沙发和价值不菲的当代艺术并置，“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徜徉在古寺院子里，耳边传来的言语中西杂陈，仿佛时空在穿越。”“夏夜，着正装，举酒杯，皮鞋踢踏地踩在石板上，真不知古今中西了。”博客里、微信里，大家晒着、传颂着智珠寺里的奇妙夜。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分国界

一位比利时人的温情坚守

◆ 陈守文

一眼看上便不离不弃。2007年，当智珠寺被比利时人温守诺发现时，它已经破败不堪，周围是由不同时代风格的房屋组成的建筑群，古寺早已被人们淡忘，但温守诺决心拯救这抹行将逝去的美。

拯救谈何容易？共清出了200卡车瓦砾，相当于500吨生活垃圾。翻新重建工作购买了80立方米的新木材，换掉了71根木柱；整修了1400平方米的棚顶，共修复了43000块棚顶瓦片。

不仅如此，古建修缮随时都有意外发现，温守诺就在拆吊顶时发现了那时的天花板，藏式，极美。于是请来艺术家汤国，该团队共清理了400多块面板，但其中只有70块可以完全恢复，120块能够恢复到良好情形。汤国采取的是古法呵护面板：不用钉子，用油灰作为黏合剂（由日本油桐树上的桐油、细砂、石灰等调拌而成），面板的背面填上细麻。汤国说：“艺术并不是一种发现过程。艺术是懂得如何利用传统进行创造。让认为‘无用’、即将‘扔掉’、甚至觉得‘破烂肮脏’的东西重新呈现原来的样子展示它的容颜，延续它的生命。”经过整理之后，大殿屋顶有部分地方没有了梵文画板，空了出来。于是，我们抬头便可以看到那时彩画和今日空豁相交叉的屋顶。

每一块砖、一块瓦都被小心翼翼地揭起来，编上号，一块块打理整洁后再原位复原，于是原定的工期大大延长，两年变成了5年多，温守诺说，修缮还要继续20年。修复建筑师说：“我们非常小心地比对和挑选修复方式，修旧如旧是我们的原则。”从旧建筑里挑选能使用的材料，再寻找到最接近旧材料的新材料，按建筑原貌一比一重建。“这种方法比全部拆掉再用新材料按旧图纸重建的方式费时费力得多，很多人说我们太‘奢侈’了。”而温守诺则很淡定：“希腊神庙、吴哥窟都是这样修复的。”

不但如此，每个时代在古寺身上留下的印记都被保留了。明清民国自不必言，60年代的门拉手、电线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都被留下。于是修复就按照先挪出瓦砾，露出柱身，再一个一个横梁、有时甚至是一块块砖地展开。即使同一根柱子下面的大红（作为厂子时涂的）和上面截然不同的木色也保持原样，那是作为电视机厂假顶留下的信息：“全方位保存历史风貌”的理念在这里成为现实。

这里有新的吗？有，穿插在房前檐下妙趣横生的小品，还有夜晚美妙的灯光。德国灯光设计师英戈·莫利尔和他的团队充满诗意和灵性的灯光设计点缀了寺院的各个角落，为整个寺庙增色不少。古今结合，中西并用，如今的智珠寺依然是建筑遗迹，但却有了新的生命力。

评论

修旧不是还原

◆ 刘艳丽

古建修复业内奉为圭臬的“修旧如旧”原则，在看到比利时人温守诺等民间力量修复的智珠寺后，让人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温守诺说，自己从小在老房子里长大，对古建筑有一种迷恋。他说：“‘修旧如旧’在中国可能概念被偷换了。在中国要修古建的时候，经常是把老的东西全拆了，按照原来的样子，用新的材料恢复，他们把这叫做‘修旧如旧’。但我们不这么认为。比如说希腊的神殿，破就破，不会按照过去神殿的样子再补整齐，我们也是这样的理念。”

请来专业团队，每一块砖瓦、每一根柱子都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院子里的古建筑部分，60%的材料都是原来的。”温守诺说。

智珠寺从明清到六七十年代的信息都被保留，于是这里就成了一条静静流淌的建筑历史小溪，古今混搭自成一格别有风味。檐廊下的一列红色喇嘛手握白色霓虹灯，蹲在院子里的黑黑小人围成了圈，温守诺他们院子整成了一部沉淀城市时光的书。“整体效果不错，但是又说不清是哪种具体的风格，院子里的东西年代是连续的，不间断的。”一位慕名而来的艺术评论家如是说。

智珠寺的“修旧如旧”秉承了欧洲修复古建筑的理念，不是为了还原某个时代的建筑原貌，而是让建筑如今的面貌能够继续保留给下一代。和我们所谓的“修旧如旧”看似相同，实则完全不同的理念值得我们好好借鉴。